

文旅时评

现实版“归园田居”何以动人

李忱阳

春天，草木竞发的勃勃生机里，一种新兴农业形态正走进人们生活。

越来越上班族，选择在闲暇时走进乡村，认养一块农田、一棵果树或一只家畜，沉浸式体验农事之趣。蓬勃发展的认养农业，正在城市与乡村之间，打开情感消费的新方式，铺就体验经济的新路径。

提起认养农业，很多人会想起多年前在网络社交平台“种菜收菜”的趣味回忆。那时的“赛博农场”里，大家轻点鼠标，铲地、浇水、除虫、除草，不亦乐乎。如今，在大数据、物联网等技术加持下，现实版的认养有了更丰富的呈现方式。

别出心裁的现实版“归园田居”，为何会有如此魅力？答案或许藏在3个朴素的维

度里。

刻在基因里的田园诗意。“晨兴理荒秽，带月荷锄归”的身影，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的意境，早已融入中国人的文化血脉。认养农业让这份诗意成为可感可触的生活体验，悄然唤醒了人们心底的“乡愁”，满足了那份骨子里的“乡土情结”。

舒缓身心的自然疗愈。研究表明，植物栽培等接触自然的活

动，能显著降低人体皮质醇水平，有助于缓解压力、稳定情绪。这也和“公园20分钟效应”等有异曲同工之妙。走进乡村、参与农作，重建与自然的深层联结，有助于寻回内心的宁静。

亲手耕耘的实在收获。从播种到成熟，全程参与其中，最终收获的是绿色健康的农产品。这份

从泥土中生长出来的踏实与喜悦，是其他消费体验难以替代的。

从“田园梦”到“盘中餐”，这或许正是认养农业触动人心的原因所在。

实际上，认养农业是一种集订单农业、农旅融合、体验经济等为一体的全新探索。相较于简单地吃农家饭、购农产品、住农家院，它将农业生产的全链条转化为“情绪价值”的供应链。

比如，在上海金山区吕巷镇，“桃树认养2.0”模式，将蟠桃产业与休闲体验、文化情感深度融合。“基础版”提供鲜果，“亲子版”包含农事体验、萌宠喂养，“浪漫版”则可解锁花船泛舟、同心树共种等体验。不同模式契合多元需求，让游客与乡村产生更多趣味互动，延长了农村经济的产业链，提高了农产

品的附加值。

从“卖产品”，到“卖体验”“卖情绪”，以认养农业为代表的新兴业态，正是今天农业转型升级的生动写照。“共享农场”把种菜变成周末疗愈与社交的方式，“咖啡+春耕”让人们沉浸式体验咖啡文化与乡村生活的交融，梨花艺术节将公益植树、民俗体验、乡村美食串联成链……从单一到复合，从传统到创新，多元业态生根发芽，让乡村成为价值的创造地、情感的栖息地。传统农业在创意提质、文化赋能、消费升级的浪潮中，焕发出全新生机。

透过认养农业的热潮，也能看到城乡融合发展的大势所趋。它不是单向的馈赠或索取，而是一场供需对接、情感共鸣的双向奔赴。在这一过程中，乡村深藏的

生态之美、厚重的文化底蕴、独特的体验价值被看见、被珍视，城市的品质消费需求、精神休憩需求被满足、被安放。由此带来的，是城乡间信息互通、人才流动、资源共享的良性循环。比如，在广东中山，田野里迎来“村咖主理人”；在湖北蕲春，茶叶成为可体验、可消费的“心灵产品”，自然导赏员、疗愈活动助理等新岗位吸引越来越多青年返乡。

当然，这些新业态，是昙花一现，还是枝繁叶茂，仍需让实践检验。但我们相信，越来越多植根乡土、回应人心的探索，一定能让更多青年返乡。

(据《人民日报》)

汉上钩沉

古代地方官吏主持完民政事，常会立碑记之。因此，研读考证深刻石肌的碑文内容，就能发现这些官员，为官一任，造福一方的诸多政绩。胡瀛涛，字海客，云阳县人，光绪二年进士，选翰林院庶吉士，光绪四年五月二十二日，出授城固县知县，任上五载，有惠政。今审视县通碑记，对其评价不诬也。

修墓名人遗迹 赓续先贤风范

汉博望侯张骞辞世，归葬城固县城以西饶家营村，氏族祭祀，历世千载。张骞墓虽为张氏祖塋，但作为名人墓葬和重要古迹，已纳入地方保护管理。清光绪五年清明节前，县令胡瀛涛接到张骞后裔张楷等人呈请，张骞墓“墓砖被掘石虎陷”，需要立刻修整。进士出身的胡瀛涛不仅熟知博望侯张骞的功绩，又首次道出张骞故里，“侯，邑西南二里博望村人也”。同时记录墓前石虎“两石相对如虎状，遇水不没，因号石虎。每岁灯节前，村妇多于此病乞食，时有应者，至今习俗依然”的传说与民俗，成为研究张骞墓园文化的重要史料。

水事纠纷积年久 道县合力得化解

城固县北有一水利工程五门堰，灌溉民田数万亩，被誉为民众的救命之源。光绪三年大旱，五门堰西高渠灌区农户，难以得到灌溉用水，与上游渠灌，迭次控争，蔓讼不休。翌年五月，五门堰油浮、水车二湃，与西高渠又争水互控，惊动了设在汉中府治南郑县(今汉台区)，负责汉中、安康等府军事防务、治安维持等行政事务的陕安兵备道，其遂派员会同胡瀛涛“堪明讯断”，然而西高渠代表口服心非。讯断后，又聚众“挖断渠底平石”(即分水标石)，表达不满。兵备道再次提讯双方代表，查明旧章规定，作出“令油浮渠渠底平石较沟口低六寸，水车渠渠底平石较沟口低四分，沟口宽窄照旧章不变。遇大旱准其分日挡水，油浮水车二湃，各挡一日，西高渠田远，挡水日半，周而复始”的裁决，当事双方最终心悦诚服地接受，取得“实属公允，情愿各具遵结”的结果。此时“已届小满，秧苗待水正急，上年(田地)已被弃荒，今岁农功岂可再误”的农事关口，恢复用水秩序刻不容缓。兵备道即行选派练兵营弁勇，协同兵备道唐丞、胡瀛涛前赴西高渠现场，驻堰勒其督修好“挖断渠底平石”，开闸送水，不违农时。县衙在油浮湃刻立《钦三品衔陝西分巡陝安兵备道兼管水利驿站事务》碑，公昭于众。经年水事纠纷终于化解，灌区田户无不欢欣。

创修两县界牌桥 根除民众通行难

明代嘉靖四十年，城固、洋县堪定两县分界处，城固知县主持修建分界牌坊，后三百多年和谐无事。到了光绪初年，一条由北向南的细流出现，横穿县界道路，南入汉江。谁料天长日久，最后竟成“溪深五六丈，两岸对峙，不过数武”的沟壑。民众初“架木为梁，至稳且便”。可是“迨来暴雨冲塌，沟如天堑，岸似洪河。晴霁犹堪蹙足，而秋霖滑湍倾跌者不可胜数矣！”成为两县交通大患。此时城固知县空缺，暂由茶陵人高业伟代理，他提出两县民众捐资修桥以绝其患的倡导，一时响应者云：“一时之仁人君子，倾囊相助者数百余家。因凿山取石，上架鼉梁，下铺潭底，并砌两圩夹山上下二十余丈，盘石所奠，同于金汤”。光绪四年五月，胡瀛涛任城固知县，“捐之外，更极力筹款，以济不足”。胡瀛涛刚上任得知县界路患欲修桥之事，就亲捐俸金，积极推动民间捐资，“以济不足”。“并请诸洋邑县宰(宣钰)，同襄盛举”。五年后，惠及城洋两县民众的界牌桥建成，该桥“夹城洋之界，因名之曰界牌桥”。城固县贡生赵锐撰文刻立《创修城洋界牌桥碑记》，记载其事。

胡瀛涛除上述政绩外，还干了两件涉及文化教育的善事。光绪四年十二月，胡瀛涛继承了前任知县徐怀德未成之心愿，筹资重刊了康熙本《城固县志》，为后世了解康熙五十六年之前的县邑社会历史，提供了传世文献。光绪七年五月，时任四川泸州知州的城固籍官吏田秀栗回蜀，拜见胡瀛涛，“闻(乐城书院)所藏书，渐致遗失，继以粤逆之乱，荡然无存”。经胡瀛涛倡议，田秀栗回蜀，“备购书坊及锦江、尊经两院所刻之书，计五十余种，专人送置(乐城书院)中”，以期“邑中诸学者，得资研究，为异日国家有用之才”。

刻在碑石上的惠政

刘东

履痕处处

龙池烟雨映青山

张建国

烟雨初霁，云气轻笼。久居小城，遂驱车赴龙池湖，探寻这一米仓山北麓秘境。

自黄官镇向塘口而行，远山层峦叠嶂，满目苍翠。山畔人家点染青山，车行其间，恍若穿行丹青卷轴。雨后雾霭缭绕，一派空蒙清润。

白岩河畔，小桥弯弯，溪流潺潺。田垄秧苗蓬勃，菜畦蔬果碧绿，农家白墙青瓦错落。放眼望去，田野绿意盎然，尘嚣渐远，心自安然。

穿过田园水墨，车轮轻叩青石，脆响入耳。往龙池方向，山路蜿蜒回转，愈行愈狭。路边林木葱茏，景致幽深。灌木青翠欲滴，枝丫凌空交错，织就天然林荫。山风掠过，枝条婆娑摇曳，满目清凉。

越往上行，道路愈是曲折。险峻峰峦如青龙盘卧，横亘数里，碧色植被在日光下氤氲如浪。远眺峰巅，飞鸟盘桓，闲云悠游。此地为米仓山北麓，南接光雾山，西北毗邻黎坪国家森林公园，群山环绕，壑险涧深，连峰起伏如龙脊蜿蜒，又处南北气候分界线，山高水冷，愈上行愈觉凉气袭人。

一池湖水豁然入目，波光粼粼，山色黛青，倒映其中。群山拱卫之中，湖水澄

澈如上古遗落碧玉，天光云影尽映其中。微风拂过，湖面金斑细碎跳动，恍若星辰散落人间。远观湖水缥碧，水在山中，山在水里，山水一色，如梦似幻。丘处机有诗云：“雪岭界天人不到，冰池耀日俗难观”。览尽龙池旖旎，方叹大自然钟灵毓秀，造化无穷。

龙池湖四周，水杉葳蕤，枝叶婆娑。阳光穿过叶隙，在湖面洒下斑驳光影，清风徐来，水波微兴。湖底细沙温润，湖水清浅见底，游鱼细石，历历可数。小虾通体晶莹，倏然入水草丛间；青蟹披甲举螯，缓行沙上留痕，自有天然野趣。

湖畔绿地舒展如茵，虫鸣声声，蜂蝶翩跹，草木清香扑面而来。徜徉湖边，微风拂面，呼吸间尽是松针清苦与泥土芬芳。这一刻，尘世杂念与浮躁尽皆褪去，唯有满目山水，满心清宁。

龙池湖地处深山，为高山天然湖泊，知者众而至者少，“无媒径路草萧萧，自古云林远市朝”，正是它最真切的写照。

临湖静坐，清幽寂寥，凉风习习，心旷神怡。秦巴藏秀色，龙池洗尘心。良久，方恋恋不舍归去。



早莲

李大庆作

拜将坛

春日游园

李宝珠

穿后新晴炫昊天，浮烟袅袅彩云悬。
芳菲媚艳盈枝杪，草树缤纷拥苑边。
信步闲游随处乐，巡眸柳陌逸怀绵。
悠闲自向泓波唱，笑挽春光拂柳牵。

游汉山

霍建明

时逢丙午清明后，信马由缰早麓停。
异草奇花抛妩媚，苍苔喜鹊唤清宁。
周公昔日祭天处，南郭如今会客厅。
人世沧桑千古迹，汉山依旧旧长青。

清明

王康

烟锁平芜草色低，郊原幽径子规啼。
一抔土隔三生梦，千缕风牵万里凄。
折柳常萦追忆忆，沾襟独寄断肠题。
人间最是伤怀处，节到清明望欲迷。

春野行

刁永泉

晴宇莹莹舞片霞，红梅枝外隐人家。
清明广陌借谁念，寂寞孤鸿度野涯。
水逝年平空挽袖，峰回驿栈苦攀崖。
风尘路阻人喧沸，归坐春荫数落花。

古韵新咏

黄山行

羊羔毛

抵达安徽省黄山市黄山区汤口镇时，暮雨正淅淅沥沥落着。我自小生活在秦岭南麓，看惯了秦岭的叠翠重峦，对登山提不起太大兴致。偏偏先生执意相劝：“三山五岳，总该登一座，等再上些年纪，只怕更迈不动步了。”江南的雨缠绵绵绵，说下就下。我心底的恹意也跟着绕了好些日子，终究拗不过他，还是收拾行囊来了。

我提前订了黄山南大门口的酒店，楼下就是本地的特色餐馆，点了臭鳜鱼、毛豆腐两道招牌菜。就着暖黄的灯光细细品尝，臭鳜鱼的汁香裹着鲜醇漫开，毛豆腐也煎得外酥里嫩，许是人的口味各异，我竟没能品出传说的那份惊艳。

夜里枕着窗外的雨声翻来覆去，久久难以入睡。雨下得让人犯愁，这样的天怎么爬山？又能看到怎样的景致？迷迷糊糊中浅浅睡去，到清晨五点多忽然醒转，推窗一望，竟已是云破天青，攒了一路的迟疑顿问，霎那散了大半。“人品好，运气就好。”先生向来乐观自信。

早饭过后，七点整乘酒店接驳车到逍遥溪换乘中心。一下车，远远就看见云雾缭绕间险峻美丽的山峰。排队上山，而后转乘云谷索道。轿厢刚攀过山头的瞬间，千山万壑毫无预兆地在眼前铺开，徐霞客那句“登黄山，天下无山，观止矣”，没等脑子反应过来，先直直

撞进了心里。极目望去，青灰的峰峦半嵌在软云里，奇松斜斜探着苍劲的枝丫，正看得出神，漫山的雾忽然涌了上来，轿厢玻璃瞬间蒙了层薄雾，厢外只剩白茫茫一片云絮，顺着风在脚边打着旋儿飘。一轿厢八人，一时面面相觑。

下索道没走几步，山风裹着细碎的雨丝横扫过来，凉意兀自袭来，游人纷纷翻出雨衣套上。清冽的山风裹着草木香，近处的玉兰花白得透亮，杜鹃花铺得道边都是粉霞，不知名的小碎花散在草叶间，像谁不小心撒了满地星星。峭壁处花岗岩在细雨下泛着冷光，忽然想起临行前看到的关于黄山的地质记载：一亿三千万年前太平洋板块俯冲，地底千度岩浆在七千米深处慢慢冷凝，才凝成了这片横亘百余平方公里的岩体，每一道深浅交错的石纹里，都藏着亿万年山海碰撞的余温。果然一路怪石嶙峋，松树都在石缝里扎了根，枝条舒展如舞者挥袖，挺拔如列兵持戈，遒劲似苍龙探海，借着翻涌的云雾似要翻腾起来，真应了那句“黄山自古云成海”。

风卷着云往山坳里走，雨不知什么时候停了，远处仍是云雾缭绕，跟随人群前移，每一步都似行走在仙境里，但还是遗憾没能看到那最壮阔的云海。导游介绍说：

“黄山的天气就是这样，阴晴不定。今天算是幸运的了。”再抬头时已经站到了始信峰前。立在悬崖边拍照，山风猎猎，灌满衣，竟让人生出一种乘奔御风的畅快。还絮絮，顺着风在脚边打着旋儿飘。属猴的先生忽然跳到一块平整的岩石上，手搭在额前做了个极目远眺的姿势，笑着朝我喊：“这不就看到了？”惹得旁边的游人都跟着发笑。渐渐地，雾散了一些，薄薄的光天倾泻下来，刚看清茅笔生花的孤峰、笔架峰的轮廓，湿软的雾又漫了上来，把山尖遮得严严实实。有游客打趣道：“这黄山该是个怕羞的美人，刚掀开面纱瞬间就又遮上了。”

松枝上的鸟雀在眼前轻盈蹦跳，脆生生的啼啼滴在空谷里，又顺着风飘远。小松鼠嗖地窜过石阶，蓬松的尾巴扫落草叶上的水珠，滚在青石板上溅起水花。而最令人惊喜的，是转角处竟遇着一只猫，它静卧在薄雾未散的大树下，那么娴静而美好。过清凉台，经镜似苍龙探海，借着翻涌的云雾似要翻腾起来，真应了那句“黄山自古云成海”。

么多人？”想起《倚天屠龙记》里的江湖风云，心下明白小说中六大门派围攻的是昆仑山的光明顶。攀爬至崖边，忽一刻，见云涛成海，沸雪吞吞。千峰皆作芥舟，浮沉于一片苍茫之中。山风拂过，那些磕在心头的旧事，便散作游尘，与流云同去。

小憩片刻，沿山道继续向玉屏楼方向行去。途经鳌鱼峰、百步云梯、一线天等处，便来到了莲花峰下。这座海拔1864米的黄山之巅，由粗粒花岗岩历经亿万年风化剥蚀而成——主峰孤高擎立，周边小峰环簇，宛若一朵向天怒放的青莲。恰逢五年轮休期，莲峰暂隐养护，我们只能凭栏远望，看那青灰色的峰影在流云间浮沉，如一座悬于时间之外的莲花台。

行至玉屏楼前，那株在课本里生长多年的迎客松，终于从想象中映入眼帘。一干虬枝斜逸而出，在峭壁上撑开一片苍郁。这姿态不像迎候，倒像等待——像一个在风霜里站了千年的故人，终于等到赴约的远客。快门声在崖前此起彼伏。正犹豫要不要坐索道下山，先生在一旁笑着揶揄：“当年你可是日行几十公里的毅行队员，怎么现在退缩了？”见我不语，他又温声补了一句：“世之奇伟、瑰怪，非常之观，常在险远”，你看我连毅行队员都不是，爬黄山时那么险的路不

也走下来了？”被他这么一激，那股不服输的劲就来了，我没有答话，转身走向下山的石阶。

石阶在脚下无尽地绵延。才走半小时膝盖就开始发颤，后半程双腿沉重如灌铅，每抬一步都要攥半天力气，实在走不动了就扶着栏杆歇息片刻。挑山工担着沉甸甸的货物稳稳从身边走过，步履漫过石阶，笃实有力。原来，这被我们视作征服的旅程，不过是他们日复一日的的生活。正恍惚间，身边游人已自发退开，给挑山工让出宽绰的通路。

我低头数着石阶，一步一步向下挪移。数到后来，疲惫使数字都变得含糊不清了。过半山寺时，脚边的青灰石阶还泛着冷冽的光泽；再往下走，石阶已经被夕阳染成了暖融融的橘色。挑山工担着沉甸甸的货物，步履漫过石阶，笃实有力。原来，这被我们视作征服的旅程，不过是他们日复一日的的生活。正恍惚间，身边游人已自发退开，给挑山工让出宽绰的通路。

想起阿多尼斯的诗：“你真正的凯旋，在于你不断地毁坏你的凯旋门。”此行何尝不是如此？走下去，当脚步不再迫于意义，路便成了唯一的答卷。而真正的风景，从来不在目力所及的峰峦，而在你与大地碰撞的每一个印记里。